

豐富的科學知識，正確有效的科學方法，與擇善固執的科學態度，俾形成全體國民在面對疑難時具備足夠的學養，以遂行共通的價值判斷與紀律要求，奠定個別國民明辨是非，堅持本定分止爭的法治基礎。

總而言之，三民主義的科學教育，絕不能像有些人主張，認為自然科學發展太快，而人文道德科學進展太慢，必須要求自然科學減速，以免失去平衡，形成災難。相反地，我們更應設法使科學加快步伐，在尖峯的研究發展上，除迎頭趕上外，還求更多的創新與進步。同時，對一般接受科學洗禮的大眾，有三件工作必須並進；第一，確認科學教育是人文的，含有發揚民族、民權、與民生的真諦，而絕不是祇求功利的技術教育。第二，由科學教育的推動，務使一般大眾獲致一個科學的人生觀，作為現代國民的行為基準。

第三，使每一民衆，在理解科學概念之下，熟諳科學方法，堅持科學態度，自然地奠立自我定分止爭的法治精神。

由此可知，科學教育的正確推動，其關鍵就在於能否把握三民主義原則。我們應警惕於此，以三民主義民族、民權、民生為目標，適度強調科學成份中每一重點，向全民傳習科學概念、科學方法、與科學態度，以普遍培養科學的人生觀，科學的精神，以及科學的知能。這才是我們發展科學教育的正途，而避免重蹈西方早期科學教育改革運動，導致狹隘功利與道德淪喪等後果之覆轍。

* 本文原係作者於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之講稿，經整理而成。

該怎麼問

勇清

有一個人被關在一個有兩個門的房間裏，這兩門隨時都有一個守衛監視着。某一天，這兩個守衛心情特別好，就跟這個犯人說：「如果你想逃跑，這兩個門中，只有一個是正確的路，另一個則沒有出路。現在，你可以向我們兩人中任何一位提出一個問題，利用你所得到的答案，你自己判斷那一門是正確的。如果你能只問一個問題，就能找到正確的路，我們就放你走。不過，你只能問一個問題，而且我們兩人中，一位會告訴你實話，另一位卻要告訴你假話。你必須要好好地想一想，該提出什麼問題。」

這個問題，可以說是救命的問題，因此，絕不能草率，必須要慎思熟慮。這個犯人，仔細地思索一番後，就過去向看守甲門的守衛甲說：「請問你，那位守衛乙會不會告訴我這個甲門是正

確的路？」

守衛甲回答說：「不會。」

於是，這個犯人就說：「正確的路是甲門」。

事實上，正確的路確實是甲門。為什麼呢？假設正確的路是乙門而不是甲門，我們將說明：在這個假設之下，守衛甲對那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是「會」而不是「不會」。我們分兩種情形來說明。

1 若守衛甲說謊而守衛乙說實話，則守衛乙不會告訴犯人說甲門是正確的路，但守衛甲要說謊，他明知乙不會這麼說，卻必須回答犯人說「會」。

2 若守衛乙說謊而守衛甲說實話，則守衛乙會告訴犯人說甲門是正確的路。守衛甲要說實話，乙既然會這麼說，他自然是回答「會」。